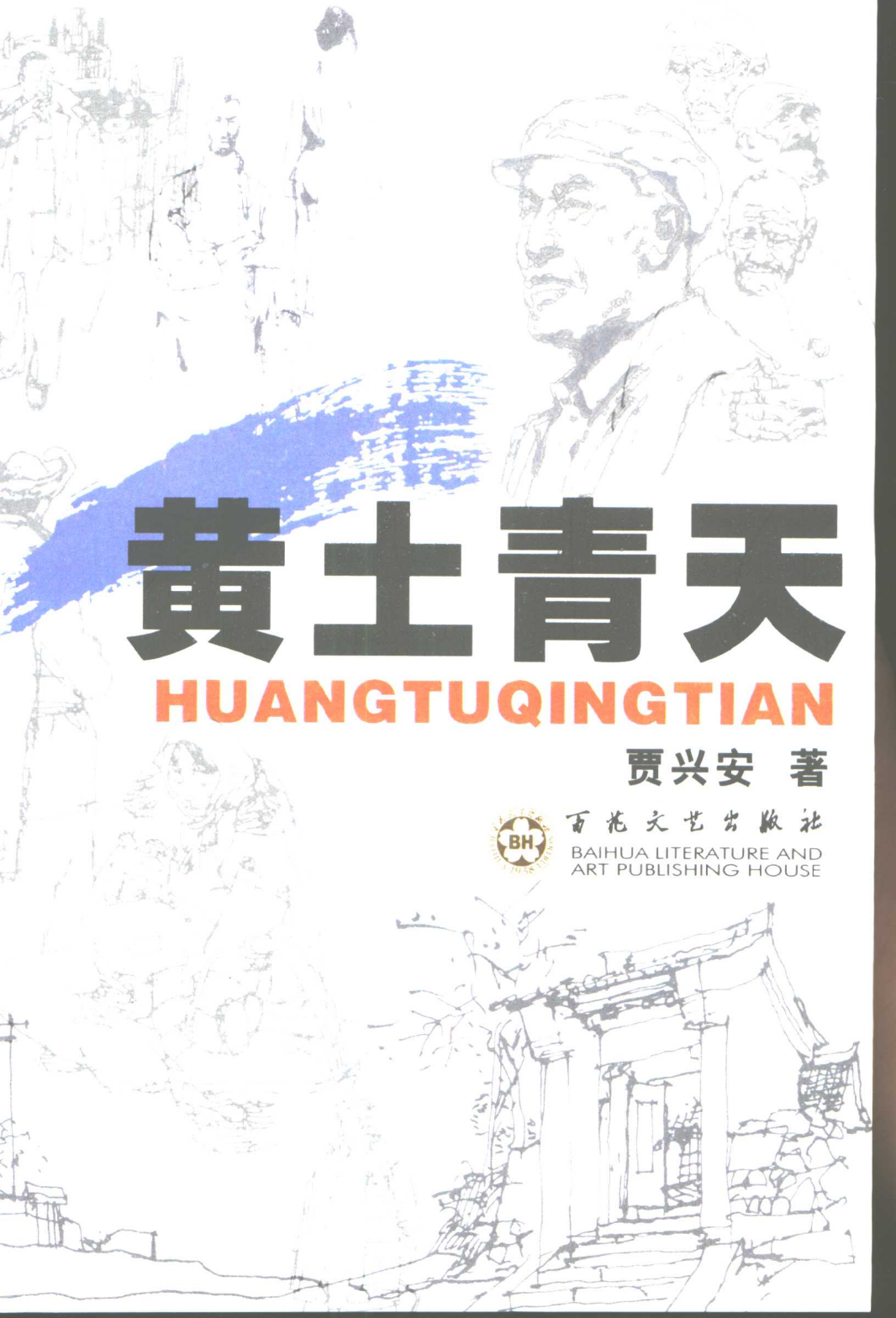




黄土青天

HUANGTUQINGTIAN

贾兴安 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黄土青天

HUANGTUQINGTIAN

贾兴安 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黄土青天 / 贾兴安著. —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02

ISBN 7-5306-3306-6

I. 黄... II. 贾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91415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

邮编: 300020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27312757 邮购部电话: (022)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唐山市印刷厂印刷

※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197 千字

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- 6000 册

定价: 18.00 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反映当今农村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生活深刻变革与官场残酷斗争的长篇小说。

白坡乡是宁安县闻名的“百破乡”，告状成风，村霸横行，贫穷落后。为彻底扭转该乡的混乱局面，县委派大智大勇的“传奇式”乡镇干部王天生赴白坡任乡党委书记兼乡长。受命于危难的王天生一身正气，铁骨铮铮，大刀阔斧“治乱治瘫”、“治穷致富”，以实现自己“好官”的梦想。

小说直面农村错综复杂的现实，行文爆烈，场面宏大，细节精彩，艺术腕力强劲，读来荡气回肠，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和“吏治”机能，进行了独到的思考，具有深刻的批判意义和认识价值。



作者简介

贾兴安，男，1960年生，河北师大毕业，中国作协会员，河北作协理事，河北文学院第二、三、四届合同制专业作家，现任《散文百家》主编，邢台市文联副主席。迄今已发表文学作品二百余万字。出版有长篇小说《陋乡苍黄》、《欲草》、《一号围捕令》，散文随笔集《都不容易》等。



第 一 章

宁安县县委正在召开紧急常委会，研究解决白坡乡的问题。

白坡乡是全县闻名的穷乡乱乡，位于宁安县最西端，西临太行山，涅河、濛河从中间穿过，三分之一山区，三分之一河滩，有十六个自然村，四万八千多口人。由于人多地少，地域偏僻，生存条件恶劣，再加历史上土匪众多，民风刁悍，因此，多年来此地号称“百破乡”。如今，白坡乡十二个村支部瘫痪着，人均收入不足五百元，计划生育全县倒数第一，老百姓抗粮抗税，还四处跑着告状。十年间，县委派去了七拨乡领导班子，换一茬“烂”一茬，有的干不到半年就吓得跑了回来。半个月前，一帮群众把乡政府包围了，扒墙头，砸玻璃，险些打了乡党委书记邵金明，吓得他躲到县城口口声声让县委撤他的职，即使叫他在机关当一般干部哪怕开除了他的公职也不回去。留下的胡乡长勉强维持着全乡的局面，但群众们又揭发胡乡长跟乡中一个未婚的女教师有奸情，据说那女教师半年内流过两次产，都是胡乡长陪着去的县医院。三天前，县纪委

派人去调查了一下，果然如此，于是，胡乡长没等宣布给予他的撤职处分，便夹着铺盖卷灰溜溜地走了。白坡乡再一次“烂掉”党政一把手而陷入瘫痪与混乱之中。

千百年来乡俗陋习加上当今农村的现实矛盾，白坡乡积重难返，问题很多，很复杂，县委根本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，也根本没打算解决。多少年来换了多少个县委书记和多少届县委班子，谁也没能解决，大都是维持白坡乡的现状：每年财政上划过去一些补贴，别让干部们白干，也不叫老百姓饿死，不出大的“娄子”就行了。基于这种考虑，前几届县委领导往白坡乡派遣“父母官”时，掌握的基本原则是：优秀的不能去，去了会误人子弟；平庸的不让去，去了就要哭鼻子；一般的可以去，去了才能提一提。也就是说，到白坡乡任职的党委书记和乡长，一般都是在机关或县直某部门干得不错的人，该提正科了但县城里和那些好乡镇中有数的职位又轮不上他们，于是就安排其去白坡乡，去了就提，不去你还待着当副科。白坡乡的前七任党委书记和乡长，基本上都是在这种情况下赴任的，回来时几乎全都鼻青脸肿面目全非。如果不犯原则性错误，比如不能像上一届的党委书记贪污，这一届的胡乡长搞女人那样，在一般情况下，都能在县城找个同级别的职位安排了，毕竟人家在白坡乡替县委县政府担重任受了一回大罪。因此，去白坡乡的干部，想的不是在白坡乡干出名堂，因为这个地方多少人都干不出名堂自己也实在没能耐干出名堂，考虑的是如何跟各方面搞好关系，早一点儿平平安安回去。对此，当地老百姓给一茬茬到白坡乡工作的乡领导编排顺口溜曰：“不是想贪，就是松蛋，来了不干，不如滚蛋。”县委知道白

坡乡干群关系紧张的状况,但却无能为力,惟一能做的,只有往那里一拨一拨派人,这个不行换那个,那个不行再找一个,县里的干部比钱多,伸手一抓就是一大把,不会让白坡乡的党委书记和乡长的“官位”闲着,使共产党的基层政权存在权力“真空”。

宁安县委和中国任何的地方政府一样,解决一个单位或部门发生的矛盾冲突和重大问题,最好的办法就是更换“领导人”。更何况,白坡乡的党政一把手一个请求免职一个已被免职,因此,县委召开的这个紧急常委会亟待解决白坡乡的问题,实际上只有一个,那就是派谁去白坡乡当乡党委书记和乡长。

如果参照以往的做法和经验,此事很容易解决。组织部新近考察了一批科级干部,等着有职数了才有可能被提拔,有人听说白坡乡出了事,书记和乡长都下了台,也在暗中活动,说是愿意下去锻炼锻炼。这时乘机安排两个人过去,上上下下有个交待,一推六二五,谁去了让谁去想办法拾掇那个“烂摊子”,县委这边也就完成任务了。但现在不能这么办了,原因是年初来了一个新的县委书记。

听完组织部长对白坡乡人事问题的安排意见,县委书记说:“我们不是庙里缺个神仙,随随便便抓个泥胎请进去,至于灵不灵则不去管他。我们的干部是干什么的?是干工作的,不是光等着打补丁填空缺的!这半年多来,有关白坡乡的情况我掌握了不少,关键问题我看是在用人上。试问,这么多年来,我们派到那里的党委书记和乡长,是不是全县一流的或者说最杰出最优秀的干部?”

常委们都不做声。

县委书记名叫黄晓东，今年四十岁，是春节之后到任的，原在别的市下边一个县当县长，在这次全省二十名年轻优秀处级干部异地交流任职中，被调到宁安县任县委书记。黄晓东是大学生，三十五岁就当县长，敢想敢干，政绩突出，在当地群众中威信很高，是在省委“挂了号”的人物。据说，他调离该县到这里赴任时，老百姓大早晨在县城站了满满一街为他送行。像这样的干部来宁安县当县委书记，宁安县人不用过脑子也清楚是怎么回事：又来了一个“过路军”！在这里干点儿“露脸”的“面子活儿”，最多镀上两年金，就拍拍屁股被提拔走了。但是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，半年多来，这个黄书记光干三五年才出“成绩”的大事，比如旧城改造、全县村村通公路、县境内“九河下梢宁安泊”的排灌与防洪综合治理等，都不是“花样工程”，而是造福于宁安县人民的千秋大计。在县里大大小小的会议上，黄书记常说的几句话是：“我这人说实话，办实事，也希望大家说实话，办实事。现在大家都说社会风气不好，骂当官的没几个好东西，那是因为我们的不少干部说假话，办虚事，会上一套会下一套，祸害了群众还叫群众给他评功摆好。但请大家相信，我不是这样的人，在宁安能待多长时间，由组织上决定，由不得我，哪怕是待一天，我就在这里说一天实话，干一天实事，并要求全县的干部群众都这么做，今后，我们来个互相监督。”从此，以前那些虚虚垮垮的东西不能说没有了，反正在黄书记这里不敢有了。白坡乡出事后，黄书记没有过多地追究乡干部们的以往，而是说今后怎么办，并让组织部先行拿出更换乡党委书记和乡长的初步意见，

然后到常委会上讨论。现在，黄书记对组织部提出的人选可能是不满，但怎么办？按他刚才所说的选人标准去衡量，让什么样的人去，再具体到谁去，大家一时还反应不过来。这是新县委书记上任后，第一次处理白坡乡的问题，也是第一次调整乡镇的领导班子，大家思考不成熟，不敢乱说话。

黄书记接着说：“对白坡乡的干部选拔任用问题，我不管从前的县委是讲究的什么策略，出于什么考虑，总之，我们这一届县委，不能再玩那种例行公事走过场、摆花架子、换汤不换药的把戏了。他没有金刚钻，我们非给他个瓷器活儿，既害了乡里的干部和群众，也断送了他自己的前程，不是两败俱伤是什么！我们党和国家设立的这些职位，尤其是类似乡党委书记和乡长这种重要的干部岗位，不仅仅是给我们的干部解决级别待遇和职务的，而是叫他去轰轰烈烈干事业的，能干的会干的才能去，否则到一边稍息，什么谁该提了谁该升了，以后我们考察任用干部，除组织部门有死规定的条件必须具备外，只看一条，那就是这个地方的工作特性适合不适合他去干。白坡乡我去过几次，那里的问题的确很复杂，我跟乡干部们座谈过，也跟村里的群众闲聊过，发现这个乡的群众尽管蛮横，可还是讲理的。他们对乡干部不满，我问他们，希望乡里的书记和乡长是什么样子的，他们跟我说了‘四不’，即：不贪、不嫖、不怕、不回家。不怕是胆大有魄力敢碰硬，不回家是要长期住在乡里和乡干部们同甘共苦干工作。我看，这个标准不算高，大家认真考虑一下，看我们县这些正副科级干部中，有没有符合这四个条件的人选，包括刚才组织部提出的那几位候选人，如果我了解得不那么深入，也具备条件，请补充

一下他们的具体表现。这一回,我们一定要从根本上解决白坡乡的问题,第一步,就是要选出一个过硬的乡党委书记!下面,大家提提人选吧。”

不贪不嫖可以做到,但不怕白坡乡的刁民一身是胆敢碰硬茬的人不多,尤其是到乡里工作距县城才五十里而不能回家,说着简单可真正做到几乎是不可能。所以,大家闷着头想来想去,还是没人说话。常委们大都是本地人,太了解白坡乡了,叫人去当官可以,但干事万万不行,等于是把自己的人往火海里推,况且,按黄书记现在的用人标准,万一推荐错了人,两边都不好交待,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

“在这个问题上,我是这么考虑的。作为县委,我们就好比是一个木匠,如果在我们往下面派干部时,明明知道这个干部是根虫蛀的糟木头,可非拿出去当梁使,过了一阵子,房子轰然坍塌了,那么,我们负责把关的县委当然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所以,这一次,我们一定要挑选出一根好木头去修缮白坡乡的这座破房。”黄书记严肃地望望大家,又独自笑了笑,“怎么,这么大一个宁安县,我不信就没有一根好木头,就找不出一个‘四不’的科级干部到白坡乡当党委书记!”

大家还是默不作声。

黄书记喝了一口水,片刻之后说:“如果你们真的想不出来,那我就提出一个候选人供大家讨论。”

众人闻声都抬起头来,直勾勾朝黄书记看去。

“他叫王天生,现任吴侯乡党委副书记……”

噢,是大老王啊!

常委们的眼前立即浮现出了一个强壮、高大、古铜色脸膛

儿，有着猎鹰一般犀利的眼睛，总绷着坚毅的嘴唇，显得两腮咬肌特别突出，给人一种信赖感、和蔼感的汉子形象——

在宁安县城，市面上的人没有不知道王天生的，因为他是城里最早的“万元户”。王天生现年五十岁，原在残联工作，后调到经委，一直是一般干部。他八十年代中期停薪留职赴广州、珠海一带“下海”做生意，后来办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公司，据说挣了很多钱，还在珠海买了一栋别墅，准备接父母过去，但他父母不但不去，还要死要活地逼他回来。王天生是个孝子，从来不违父母之命，于是卖了公司的房产和别墅，携带巨款领着老婆孩子回来了。他从南方带回来的钱，传说是七位数。而他的两个弟弟，一个是县阀门厂的厂长，一个是县木器厂的厂长，而且都是自己出资买断厂子已私有化了。王天生回来后又回经委上班了，整天自己开个“奥迪”轿车在大院里出出进进，见谁都连忙掏烟，连单位办公事都用他个人的车。他为人随和，人缘好，上至县委书记县长常委们下到一般机关干部和职工，都跟他说得来，大家见面一般都不喊他的名字，都叫他大老王……

黄书记说：“王天生这个人的基本情况，我想大家比我清楚，因为他是这里土生土长的。来宁安后，我老听一些干部说什么‘要想有进步，常去组织部；要想被提拔，常去领导家’，可我只见过王天生两次，都是在吴侯乡，主要是他汇报工作。在乡里，他分管计划生育和乡镇企业，这两项，据说原来都非常落后，计划生育是全县倒数第三，乡镇企业是从他开始白手起家干起来的，现在都是全县排名第一。直到现在，我还没有正式跟他谈过话，但吴侯乡的干部和村干部还有群众，跟我说

的都是他这个党委副书记而不提党委书记和乡长。我觉得奇怪，便认真听了，感到王天生在吴侯乡所干的几件事，确实令人感动。人们念好的第一件事，是乡里硬化路面没了钱，他从家里拿了三十万垫上给了施工队……”

王天生上班两年后，机关干部下乡该轮到他了，去的就是他现在任乡党委副书记的吴侯乡。别人下乡，是支应公差，生怕有事也不愿意管事，还三天两头回县城的家，只等混到一年头上回来。王天生却实实在在住到了乡里，一年才回了一趟家，那还是因过春节放了假。在吴侯乡，他是一般的下乡干部，任务主要是扶贫，有一次在一个村里得知有几个孤寡老人没人管，他当场掏出了一千块，每人给了二百，第二天又打电话让他妻子来送钱，一年中在八个村子里建了十个小企业。除了扶贫，他还没事找事干，一有空就跟书记和乡长要事干。书记乡长想逗他，故意把一些难办的事交给他，让他办不成以后别再瞎多事，可哪一件他都办得漂漂亮亮。比如，大张村村委会面粉厂的机器和设备被人偷了，村支书领着几户承包人来乡里找书记乡长，说是有几个怀疑对象，让乡里帮助解决。书记乡长带着派出所所长去了两趟，也没找出是谁。那些承包人急得不行，三番五次来乡里求助，于是书记就把这件事交给了王天生。王天生吃过晚饭，一个人骑自行车去了，天大黑以后叫村里打开高音喇叭，他一遍遍吆喝已经知道是谁把机器拉到家了，乡里就等着他主动送到村委会，并限定在凌晨五点以前送到，否则按盗窃论处。广播过后，他就偷偷藏到最大嫌疑人家的胡同一旁。不一会儿，就有三个人前后进了嫌疑人的家。王天生悄悄跟过去，见已插上院门了，就从墙头上跳进

去，趴在窗下偷听，果然是这几个人在偷偷商量怎么对待刚才的广播，有人要送回去，有人说不能送，那是诈谎。这时，王天生突然推门闯了进去。有人举起凳子，要砸王天生，王天生一把抓住，夺过来轻轻放到地上，呵斥道，别跟我动手，要打架，你们五个不是个儿，再说，我也怕毁了家里的东西。为首的那人问，你是谁？王天生点燃一支烟说，我叫王天生，是下乡干部，负责处理这件事。那人朝门口看看道，外面还有没有人？王天生说，就我一个人。那人说，你一个人到我家来，真是有种，我服了，那好，机器是我们拉走的，你说怎么处理吧！王天生说，我在广播里说了好几遍，现在送回去，决不追究，也不外传，说到做到！那人站起来道，行，我告诉你机器藏在哪儿，你找人去拉吧。王天生笑笑说，你能拉走，就能送回去，我才不费这个劲儿，限你们天亮以前，给我送到村委会，那里没人看见你们，要不然，我明天一早就叫派出所把你们带走！说完扬长而去。找到支书后，王天生叫他夜里别插村委会的大门，听见有动静也不要看。支书问这是怎么回事。王天生说明天一早你就知道了，之后蹬上自行车就回了乡里。多少人半个多月没解决的问题，王天生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便把事情处理得干净利索，之后，乡里凡是有大事有难事，书记乡长就叫王天生出头，而且一出头没有办不成的。如此一来二去，王天生在吴侯乡的干部群众中名声大震，许多村子有了事，不请示书记乡长，专找王天生说。书记身体不好，乡长年轻，也就全心全意依靠王天生开展工作，大事小事都找王天生商量，他说行就办，他说不行就放下，几乎成了吴侯乡的一把手。所以王天生很忙，根本没有时间回家，穿的用的抽的烟喝的茶都让他妻

子来送。说话不及，一年的下乡时间到了，书记乡长和乡干部们都不让王天生走，村干部和老百姓也到乡里请愿让老王留下，书记乡长多次到县委找书记找县长找组织部，强烈要求把王天生留在吴侯乡。组织部到吴侯乡做了个考察，全乡上下对王天生真是有口皆碑，有些故事简直就是民间传说。于是，县委尊重吴侯乡干部群众的意愿，破格提拔已经四十八岁的王天生为吴侯乡党委副书记……

组织部长先表态了：“行，大老王行，廉洁，正派，有胆有识，原先我没考虑他，是把人选都集中到县直了，黄书记这一提示，我倒觉得，要根治白坡乡，也只有派王天生去最合适。”

常务副县长耿连杰说：“大老王别的没问题，就是他今年整五十了，是不是年龄偏大？”

“黄忠七十五，正是出山虎，救白坡乡于危难，还说什么年龄！况且，六十才退休呢，他至少还能干个七八年，把乡里弄好了，正好找人接过来。按刚才黄书记的用人标准，我看，找不出第二个王天生。”有人反驳。

“大老王去当党委书记，那乡长谁来干？”

这时，黄书记插话道：“如果大家觉得王天生行，信得过，能胜任白坡乡的工作，我们县委要赋予他绝对的权力，给予他特殊的政策：一、白坡乡的书记乡长暂时由他一人兼任；二、他可以随时撤免副职开除乡干部，被他撤职和开除的乡干部县委不再安排工作。这是一场攻坚战，为了白坡乡的长治久安，为了全力支持王天生的工作，我已考虑再三。也可以说，这是我们县委彻底解决白坡乡诸多问题的杀手锏！下面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和不同意见，可以提出来展开讨论。”

第 二 章

秋日的田野绚丽多姿，淡淡的雾霭笼罩着大地，坦荡的青纱帐绵延不绝，东方一望无际的地平线上，辽远而空旷，依稀显现着朦朦胧胧的白色光晕。

又是一个乡间的黎明。

在自南向北的一条乡间土路上，一辆北京 213 吉普车正在行驶。由于路面坑洼不平，吉普车颠簸着摇摆，活像一个喝多酒摸索着回家的汉子。

车内黑黢黢的，后排座半空中有一星点烟头晃荡着忽明忽暗，不时反衬出王天生那木然而显得坚毅的面部轮廓。

除司机外，前面副驾驶员的座位上，坐着吴侯乡的乡办公室主任小梁。

“一上这条烂路，就进了白坡乡的地界了。”

司机也随声附和道：“屁股颠，不用看，到了哪，白坡段。咱县的路，我差不多跑遍了，最怵去白坡。”

小梁朝后扭扭头说：“王书记，我真是弄不明白，你是怎

么想的，为什么就答应了他们！这哪里是提拔你，明明是操摆你，捉弄你，抓你的冤大头。如果我是你，开除了我我也不来！事儿明摆着，人人都清楚，就你一个人糊涂。”

王天生不吱声，从起五更一上车，便坐在后面一支接一支抽烟。

昨天上午，县委组织部紧急通知王天生到县里来开会，他不知道是什么事，坐乡里的这辆吉普车火速赶到了县城，这才得知任命他到白坡乡当乡党委书记兼乡长的事。当时，组织部长跟他谈话，不是征求他的意见，而是传达县委常委会的决定，并告知他下午带他去白坡乡宣布这一任命。接着，黄书记跟他做了十分简短的谈话，大意是：一、他这个白坡乡的“双天官”，是经县委慎重研究，从全县近千名乡镇和机关干部中挑选出来的；二、为了支持他工作，县委给予他特殊的政策和权力；三、去了以后主要是稳定住白坡乡的政治局面，别让老百姓上访告状；四、把计划生育工作抓出点儿成效，不拖全县的后腿；五、只要三年内能完成上述“指标”，县委将给他重奖。这件事来得相当突然，王天生毫无思想准备，无论是组织部长还是县委书记，跟他简明扼要的谈话其实只说了一句：县委信任你，派你去白坡乡任党委书记兼乡长，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，这是组织决定。在那种场合和那种谈话方式下，王天生没机会多想也容不得说别的，他只是感到有些激动，觉得县委心里有他，器重他，尤其是说是在全县近千名干部中选了他去当党委书记兼乡长，简直有点儿让他热血沸腾了。当初下乡，王天生就是想干出样儿来，让人说句行，说句好，下乡完了留下他当乡党委副书记，也是想叫人说句行和好，现在，县委